

那年那月

父亲的买卖

林金栋

父亲当了三十多年的教师,也算是个文化人。父亲高高的鼻梁总显得瘦得精瘦。后来得了病,一直吃着药,从来没有发福过。父亲属于性格内向的人,不善于言谈,总是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但父亲却放下文人的架子,拖着病弱的身子,扯破嗓子,吆喝着自己的买卖。

真是不懂事。冬天来了,下雪了,这些树叶除了自己家的几只鸡食用,其余的全都卖给了兽医站或生产队,而且成了抢手货。此时,父亲消瘦的脸上露出平日里难见的微笑。百十元的收入,现在看来少之又少,但那时可以买回五六百斤的白面,那可是顶了天的大事。

父亲回城一年后退了休,我和弟弟都长成二十多岁的大后生了。父亲不声不响,他又愁上了查着要娶两个儿媳。房子的事情都不敢想,铺盖盒盖总弄几床吧。

有一天,突然看到父亲那辆破旧的红旗牌自行车的椅架上多了一个钢筋焊接的笼子,中间放着一个大纸箱,原来父亲要卖饼干了。父亲的骑车技术很一般,一般到像骑毛驴一样骑上去,再蹬着前进,停下来要靠两条大长腿当刹车。我们的担心劝阻不了父亲的决心,那天晚上,父亲毫无睡意,在被窝里不断翻来覆去,不多时就看着枕头旁的马蹯表。那时,树林召街上做饼子的加工厂也就两三家,提货的人多,需要晚上两三点就起来排队,排在后面货源就没保证了,父亲是操的这个心。

第二天早上等我们醒来时,父亲早已出了门,直到中午一点多才回到家,看上去很疲惫,但很兴奋,哼哧哼哧,从棉袄口袋里掏出一堆皱巴巴的一毛、两毛的纸币或硬币来。

后来,父亲的业务范围由单一的饼干增加了麻花、雪糕、冰袋,一个纸箱变成两个纸箱,购买对象也由学生拓展到建筑工人、揪队、甚至机关干部。忙不过来时,母亲也被收编,当起了他的助手。父亲常常因为他的销量在同行中名列前茅而沾沾自喜,但总是不让我们看到脸上不断添加的累累伤痕。“烙子、热烙子……”叫卖声传遍树林召的大街小巷。

父亲渐渐老了,在完成所有孩子的婚事,三四辆自行车退役之后,他也退出供货者的行列。习惯穿梭于大街小巷的父亲反倒不习惯坐下来无事可干,每天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那年因为单位忙,我好长时间没回去看望父母。有一天回去之后,发现老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院子东头盖了一个小厨房,原来充当厨房的那间房子里的小火炕和炉台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拆除踪影全无,一推灰土上摆满了满满的日用品,迎着巷道新开了一个门,门上立了一块牌子,是父亲亲笔书写的柳体楷书,便民小卖部。父亲稳稳当当地坐在那里,当起了掌柜,笑眯眯地和过来买东西的邻居们聊着天。因为父亲的货新鲜、价位低,这个“林家铺子”很快出了名,吸引了周边很多人过来购物。

这样的买卖又持续了好几年,直到父母住进了楼房为止。

民俗文化 土炕上的风景

刘国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方农村多是土坯房或土窑洞。简陋的房间里最打眼的不过是一两帧油漆家具和彩画的腰墙,这算是日子过得相对好的人家。普通人家多是四壁白泥刷过的泥墙,家具为木质原色,古朴而简雅。那时农家的油漆橱柜和漂亮的彩画腰墙,是我童年看到的最美的风景。

记得老家每年农闲时,有一个从黄甫川下游黄甫镇亦或麻镇骑自行车来的叫魏师傅的画匠,他总是东家门出西家门进,联络打听谁家腰墙子油墙。一般只联系下一家的营生,他是不干的,这样高效率,起脚到村有两三家才动手。这个画匠第一遍画完了,第二家画完第二遍画完了,第一家正好油漆干透了进行第二遍上漆,这样以此类推忙个不停。因为油漆味浓,画匠又叫魏师傅,村里人也不认得“魏”字就顺口发音叫“魏数”(味道之意)。这个“魏数”画匠,油墙橱柜技艺精湛,口碑不错,一年接一年,满黄甫川两岸的油工营生一边还招个徒弟帮忙。

画腰墙子,先是把墙面用细泥抹实,再用石灰混合腻子打底,干燥后炕上铺些旧报纸或麻纸等,“魏数”便吃碗在炕上开始工作。“魏数”的功力深厚,画一条长线基本上一笔到底,画不粗不细匀称平直。简单的腰墙子,边上一般画成连续的“卍”字,有描成圆形的,有画成平置的,其余大部分用一种色覆盖,什么颜色为主,“魏数”都征求主人的意见,结合自己对整幅画面的理解进行色彩搭配。最能体现“魏数”画匠功力的腰墙子上画各种图案,图案有连续的梯形窗子、扇形窗子、窗格窗子等等,窗子内有山水风景、花鸟、城市、人物等等,不过“魏数”画匠是不善于画人物的。

小时候的我,除了课本上学到的东西外,像牡丹、西湖风光、上海外滩等,都是在“魏数”画的腰墙子上留下记忆的。记得“魏数”在我家画腰墙子,在一个城市图案上,从小上学时汽车的我,要求添上一辆汽车满足童年的梦想与好奇,“魏数”几笔就勾出了一辆公交车。

村里的一群小伙伴常常跟着“魏数”的自行车跑,自然一溜溜爬在炕沿上,小脑袋盯着那个汽车便开始七嘴八舌:有的说看不见司机,有的说没有方向盘……“魏数”先是按小伙伴们的要求添了车,接着转过身来蹲在炕沿上,顺着小伙伴们的目光端详那个汽车,然后给炕沿上一排小脑袋解释道:画方向盘,汽车得画的很

大,这与城市的比例不协调,小伙伴们听不懂什么是协调不协调,吵吵着要画方向盘。“魏数”无奈,用满是油彩的手,抓起一支彩笔说,娃娃们不要动,我给你们一人一个方向盘。说着的同时,“魏数”给炕沿上一排小脑袋的炕沿上画了一个圆圈,并让小伙伴们用手在脸上拍一下,小伙伴们拍了脸后将小手齐刷刷伸出来,“魏数”哈哈一笑道:一人手里一个方向盘,快开着汽车回去吧!一群小伙伴一溜烟跑了。小伙伴们脸上、手上的油彩不但被大人训斥了一顿,伙计们不服气,就偷偷把“魏数”画匠东家门出西家门进的自行车气放放了……

“魏数”画匠在彩画时,一手托个盆,一手同时拿几支笔,嘴里还哼着小曲。他总是长时间左右端详着每一幅画格,在画格的空白处煞有介事地描摹写几个字,行笔流畅潇洒,但黑墨大的字谁也不认。腰墙彩画完成,最后拿一层薄薄的清漆就光亮鲜明,再厚生了一层,农家的被褥也不再叠放在墙角了,多是放入炕柜里,生怕挡住了整幅腰墙画的完美,更重要的是让邻居村民来了欣赏和称赞。

从此家与邻居们透过一幅幅连环画式的油彩画,透过这炕上的一道风景线,感受着外部世界的美好。“魏数”画腰墙子,画在炕上或立在炕上的橱柜、立柜等。如果家中有了婚嫁喜事,一般是红油墙柜或一束大牡丹花居中,多是金钱勾边,画翠鸟登枝等等。

记忆中的“魏数”画匠,靠画挣钱吃百家饭,也靠画牵情赢得女人。听说黄甫川上的一个寡妇家他常去落脚,免费画墙上的风景,寡妇终于土炕上画风景所折服,走出土屋与“魏数”一起渡落天涯。

土炕上的风景——腰墙画,一直盛行到改革开放初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来随着各种室内装饰材料兴起,腰墙画被各种壁纸代替,再后来又被各种软包的腰墙装饰代替。如今农村人口大量进城住高楼,新农村房屋也趋于现代民居的风格,腰墙画这一曾经的印象基本成了记忆。现在生活在城里,个别怀旧饭店的包间里偶有土炕上的风景,每当看到这些,我总是想起当年农家的腰墙画,总是想起这个风景的已远去的画匠——“魏数”。

走出农村在城镇工作生活多年,每每想起暖暖的乡村土炕和土炕上的风景,还是常常愁绪涌动,情牵故土。



追忆往昔

童年的游戏和趣事

张英



么玩具的,但我们有更多的好玩法。我们冬天捉迷藏,打沙包,踢毽子;夏天捉蜻蜓,逮萤火虫,网蜘蛛,抓石子。女孩们玩跳皮筋,跳房子;男孩们玩跳绳,抽陀螺,滚铁环,拍三三(拍四角)……当然,有时不分男女,大家一起玩。我们自制玩具,自定规则,民主裁判,陶醉其中,乐此不疲!我们不用大人管,不会无聊,一天、一年,我们不知不觉地在长大!

秋收后,场地上堆满庄稼垛,每家都是十几垛,有高粱、麦子、糜子、谷子、荞麦、油麦等堆成了大小不等、各种形状的一个个心包。我们各家孩子,围着庄稼垛走一圈,然后就开始比谁家庄稼垛高,垛大,比着,吵着,都说自己家的庄稼垛大。其实到后来大家谈论起来,谁家打了多少粮食,报出的数都是有所保留的,可孩子都觉得自家背着打下的粮食最多!

随着夜色降临,一个个庄稼垛影影绰绰,更像是一座座连绵起伏的山包,我们便约好开始玩起了捉迷藏。庄稼垛是绝佳的玩捉迷藏的地方,几个孩子藏起来,让找的那个人可得费劲儿找呢!藏在庄稼垛后面,待你摸过去,他们悄悄转移了。有月亮的时候,常常要玩得很晚,月亮都升到中天都要西斜了,大家才尽兴而归!

不管是在满月,抑或是在上弦月、下弦月,满天的星星密麻麻,就像一盏盏小夜灯亮在天幕上,那时的天空好遥远,好深邃,玩累了我们常常躺在庄稼垛上,望着天空,思绪飘到了很远很远,离开了我们生活的小村子,飘到了那些我们不曾去过也想象不出

的地方!那时的我们,大人常常顾不上管我们,他们总是有做不完的活儿。我们不满十岁之前,家里派给我们的活

常常是比较清闲的,喂鸡,喂猪,扫院子,给猪挖菜吃……做完大人吩咐的家务活后,便有大把的自由时间来玩。玩了一会儿,我们找着一个小块空地,在柔软细沙土上平铺一块地方,找上几个大小一样的圆光滑滑的小石子,就可以玩了!在游戏中,不仅锻炼了精细的动作和手指灵活性,也磨出了耐心、耐力,更学会了和小伙伴如何相处。农村广阔的天地和自由的生活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的空间。

玩其它游戏累了的时候,或者条件不允许我们在外边玩时,我们便找来一根粗如中指的钱绳,两头系在一起,然后套到手上用挑指的方法便能开始玩了,叫“翻单绳”。系成环形的钱绳套到手上,两只手配合着,运用手指“挑一钩”,将其构成一个几何图形,接着由另一个人双手手指用挑指的方法,将绳套翻成另一个新的花样翻出的花样很多,如:马槽、车轮、窗户、花手巾、长豆腐等等图形,是我们生活中所熟悉的物件、家什!根据翻出的不同花样,再伴唱一些民谣,根据情景现编,也是我们自幼生活场景的再现。

小时候,类似的游戏和趣事有好多!丢手绢、老鹰捉小鸡、编花篮、用高粱杆做各种物件,用软泥捏各种动物、游戏、手工……一人做的,两人要的,多人玩的。

我们的童年,物质匮乏,我们的生活却没有乏味过,生活单一,我们却从来没有无聊过!



诗歌精选

天空

离夕

我抱着一段短暂的光明
缓缓升起,巨大的波浪
长出蓝色的眼睑
深渊,黝黑的肤色
像燃烧过的枯木
墓碑迈着整齐的步伐
向未来走去
天空的眼,流着泪
那是我们一直恐惧的水。

失去

离夕

失去对面的阳光
你推门进来
咖啡杯里
没有什么
需要歌颂
你坐在阴影里
肉身被剥夺
空有无趣的流动
却带不走
新鲜的伤口

记忆

离夕

那些从我们的梦中
穿过,拿着绿色的枝条
走在雪后的世界,枝条变得
更直,发紫。他们的面容
渐渐变得模糊。
有时候,我们的纸上
写下的词语会长出翅膀
自己飞走。它们留下的凹迹
又被我们种下光,照耀着灰
那记忆之福祉。